

# 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中篇解析

子居

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5625>

《学灯》第二十六期，2013年4月3日

在本文中，将继续对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三篇进行分析。

于清华简《说命》上篇中，不仅有很多始见于西周及春秋初期的词汇，而且已可见到有属于春秋前期的“方”、“然”、“皆”等虚词，由笔者的《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》<sup>1</sup>等文的相关研究可见，此种情况说明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的成文时间当不早于春秋前期。在《说命》上篇中，还可以见到“筑城”这样的词汇。而在殷商、西周时期，皆称“作邑”，未见称“筑城”者，至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有声》中犹称“作邑”。且殷商、西周也未见“筑”字，该字首见于《尚书》的《费誓》、《金縢》等篇及《春秋·庄公元年》，由此可以推测“筑”字很可能是春秋前期才出现的字。故“筑城”一词同样说明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必非殷商、西周作品。又，笔者于《清华简〈芮良夫毖〉解析》<sup>2</sup>一文中已指出“‘状’字同样不见于殷商、西周时期，而最早见于春秋后期的《山海经》之《山经》部分”，而“状”字同样见于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上篇。与此

---

<sup>1</sup> 《学灯》第十七期，简帛研究网：<http://www.jianbo.org/admin3/2011/xuedeng017/ziju.htm>，2011年1月1日。

<sup>2</sup> 孔子2000网站，清华大学简帛研究版：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5589>，2013年2月24日。

相应的还有“是为”一词，该词在文献中最早见于《穆天子传》及《山海经》。由此当可判断，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上篇成文时间应不早于春秋前期，最可能是春秋后期之初的作品。

下面，将逐句分析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中篇，在分析过程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实当成文于春秋后期之初的更多文本证据。

### 《说命》中篇释文

说来自傅岩，在殷。武丁朝于门，入在宗。王原比厥梦，曰：“汝来，惟帝命。”说曰：“允若时。”武丁曰：“来格汝说。听戒朕言，寘之于乃心。若金，用惟汝作砺。古我先王灭夏、燮强、捷蠢邦，惟庶相之力乘，用孚自艺。敬之哉！启乃心，日沃朕心。若药，如不瞑眩，越疾罔瘳。朕畜汝，惟乃腹，非乃身。若天旱，汝作淫雨；若满水，汝作舟。汝惟兹。说，底之于乃心。且天出不祥，不徂远，在厥路。汝克覲视四方，乃俯视地，心毁惟备。敬之哉！用惟多德。且惟口起戎出羞，惟干戈作疾；惟爰载病，惟干戈眚厥身。若诋不见，用伤。吉，不吉。余告汝若时，峙之于乃心。”

### 释文解析

笔者于《清华简〈说命〉上篇解析》<sup>3</sup>一文中已提到：“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：‘汤为天子，夏民亲鄣如夏。’高诱注：‘鄣，读如衣。今


<sup>3</sup> 孔子2000网站：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5517>，2013年1月6日。

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。’《吕氏春秋·慎势》：‘汤其无郛，武其无岐，不能成功。’高诱注：‘郛，汤之本国。’故‘说于郛伐佚仲’即傅说自郛地出发征伐佚仲。”因此，本篇首句称“说来自傅岩，在殷。”正对应于上篇的“说于郛伐佚仲”。傅说从殷地出发，战胜佚仲后又归于殷地。句中称“来自某地”可与《尚书·多士》的“朕来自奄”及《尚书·多方》的“王来自奄”相印证。于先秦时，自战国以降，即不见此类句式，这说明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当不会晚至战国时期。

朝，即会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耆老皆朝于庠。”郑玄注：“朝，犹会也。”此篇中“朝于某处”的说法不见于殷商、西周时期，因此可知当是春秋以来才产生的，如《左传·桓公五年》：“夏，齐侯、郑伯朝于纪，欲以袭之。”《逸周书·大匡》：“王乃召冢卿三老、三吏、大夫、百执事之人，朝于大庭。”而这就证明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的成文当不会早于春秋时期。

“入在宗”即进入宗庙，宗庙往往也是赏赐、册命之地，此点自不待繁言。“武丁朝于门，入在宗”的描述体现了武丁对傅说的重视。

《管子·小匡》：“桓公亲迎之郊，……公遂与归，礼之于庙。”《晏子春秋·内篇问下·景公问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对以下贤以身》：“昔吾先君桓公，变俗以政，下贤以身。管仲，君之贼者也，知其能足以安国济功，故迎之于鲁郊，自御，礼之于庙。”《吴子兵法·图国》：“于是文侯身自布席，夫人捧觴，醮吴起于庙。”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：“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，天子迎于门屏。”皆与之类似。迎于门以示其敬重的礼仪，现在仍然可见。

原，原字作，从勻从备。整理者言：“‘[备勻]’字从‘遯’省，读为‘原’。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‘再也。’或训为‘察’，见《管子·戒》注。”<sup>4</sup>所说可从。在上篇之中，已叙述武丁比对梦中所见境况了，因此笔者以为，整理者此处以“原”训“再”当是。作者描写武丁一再以梦境印证，自然为了神异其事。

比，即比较、对照。《周礼·天官冢宰·宰夫》：“凡礼事，赞小宰，比官府之具。”郑玄注：“比，校次之。”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大胥》：“比乐官，展乐器。”郑玄注：“比，犹校也。”于梦的征验称比，后世多见其例，如《梦林玄解·民庶》：“梦自唤人做农作，比创业营生得人助力之象。”《梦林玄解·宗空》：“伊母有白水之梦，孔母有空桑苍龙之梦，比事皆孚，何为虚妄？”

整理者言：“若时，语见《书·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、《洛诰》、《无逸》，意为如是，见屈万里《尚书集释》第四三页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一九八三年）。清华简《尹至》也有此语。”<sup>5</sup>若时（若是）一词，不见于殷商、西周时期，而首见于《尚书·洛诰》：“公功棐迪，笃罔不若时。”且《尚书·无逸》篇中的“允若时”句更是与本篇全同，因此可知，若时（若是）当是春秋词汇，且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的成文时间很可能与《尚书·无逸》的成文时间较接近。张玉金先生在《西周汉语代词研究》一书中指出：“‘时’出现在《尚书》、《逸周书》和《诗经》等传世文献中之中，在这三部文献中也都有‘是’。可是在与上述三种文献同时的西周金文里，却只有‘是’，而无用作

<sup>4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6页注一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
<sup>5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6页注二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代词的‘时’。这说明在西周时代只存在一个代词‘是’，这个代词在出土文献中只作‘是’，而在传世文献中有‘是’、‘时’两种写法。”

<sup>6</sup>由于张玉金先生将《尚书》、《逸周书》和《诗经》中的若干篇章划入西周时期，因此才说“在与上述三种文献同时的西周金文里，却只有‘是’，而无用作代词的‘时’”，笔者在《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》一文中已证明，张玉金先生视为与西周金文同时的“上述三种文献”实皆为春秋时期成文的，因此“是”书为“时”当是春秋时期产生的写法。这自然也就表明，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的成文，当不早于春秋时期。

整理者言：“来格，‘格’也训‘来’，见《尔雅·释言》。‘来格汝说’与《书·舜典》‘格汝舜’例同。”<sup>7</sup>“来格”又可见于春秋前期之末的《皋陶谟》及春秋后期的清华简《耆夜》篇，由此或可推断，该词的使用时段下限很可能即是不出于春秋时期，因此清华简《说命》的成篇也当不会晚至战国时期。

廖名春先生《清华简〈傅说之命中〉新读（续）》指出：“‘戒’，整理者引《说文》训为‘警’。案：其说近是。此‘戒’字义当为‘以……为鉴戒’。《国语·楚语下》：‘人之求多闻善败，以鉴戒也。’《后汉书·荀爽传》：‘又集汉事成败，可为鉴戒者，谓之《汉语》。’‘听戒朕言’即听从‘朕言’、以‘朕言’为鉴戒。”<sup>8</sup>所说甚是。

寘，原字作“”，整理者读为“渐”，黄杰先生《读清华简（叁）

<sup>6</sup> 《西周汉语代词研究》第238页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4月。

<sup>7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6页注三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<sup>8</sup> 《清华简〈傅说之命中〉新读》，孔子2000网站：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5515>，2013年1月5日。

《说命》笔记》文中提出：“此字上部实是‘軫’字，……当读为‘慎’。”笔者以为，黄杰先生提出该字上部为“軫”字当是，但此处似以读为“寘”更合适些，如《逸周书·祭公》：“维皇上帝度其心，寘之明德。”寘，即置、止，《说文·宀部》：“寘，置也。从宀真声。”

“之于”殷商、西周未见辞例，而首见于《尚书·多方》，说明是春秋初期才出现的词汇，因此可知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的成文不早于春秋初期。

第二人称代词“乃”未见战国时期的用例，“乃身”、“乃心”并提也是于春秋时期多见，如《尚书·盘庚》：“恐人倚乃身，迂乃心。”《尚书·康诰》：“呜呼！小子封，恫瘝乃身，敬哉！天畏棗忱；民情大可见，小人难保。往尽乃心，无康好逸，乃其义民。”这也说明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的成文当不晚于春秋时期。

“若金，用惟汝作砺”句与下文的“启乃心，日沃朕心。若药，汝不瞑眩，越疾罔瘳”、“若天旱，汝作淫雨。若满水，汝作舟”及“若诋不见，用伤”一系列比喻又见于《国语·楚语上》和《潜夫论·五德志》，《楚语上》原文为“昔殷武丁能耸其德，至于神明，以入于河，自河徂亳，于是乎三年，默以思道。卿士患之，曰：‘王言以出令也，若不言，是无所禀令也。’武丁于是作书，曰：‘以余正四方，余恐德之不类，兹故不言。’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，得傅说以来，升以为公，而使朝夕规谏，曰：‘若金，用女作砺。若津水，用女作舟。若天旱，用女作霖雨。启乃心，沃朕心。若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若跣不视地，厥足用伤。’若武丁之神明也，其圣之睿广也，其智之

不疚也，犹自谓未乂，故三年默以思道。既得道，犹不敢专制，使以象旁求圣人。既得以为辅，又恐其荒失遗忘，故使朝夕规诲箴谏，曰：

‘必交修余，无余弃也。’《五德志》原文为“乃生武丁，即位，默以不言，思道三年，而梦获贤人以为师。乃使以梦像求之四方侧陋，得傅说，方以胥靡筑于傅岩。升以为大公，而使朝夕规谏。恐其有懈怠也，则敕曰：“若金，用汝作砺；若济巨川，用汝作舟楫；若时大旱，用汝作霖雨。启乃心，沃朕心。若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；若跣不视地，厥足用伤。尔交修余，无弃！”

不难看出，二者略有小异，但必是同出一源。清人陈乔枬《今文尚书经说考》卷三十二言：“郑注《书序》云：‘《说命》三篇，亡。’王符所采，当是据伏生《大传》所载佚文也。《楚语》：‘武丁于是作书曰’云云，贾唐二君皆以《书》为《说命》，贾治大夏侯《尚书》，其言必有所本。《说命》三篇亡，然伏生为秦博士，在未焚书之前，《尚书》百篇固所肄业者。迨汉兴，伏生求其壁藏书，已亡十七八，而百篇之序则固与所存遗书二十八篇同以教授齐鲁之间，故亡篇之佚文腾句往往缀缉于《大传》中。贾君之言，盖本于今文家师说相传如是也，而韦昭谓此时未得傅说，以贾唐二君言为非，不知《般庚》三篇亦系后所追述，且非一时之事，则《说命》三篇亦何不可追叙未得说以前事乎？韦说泥矣。”指出《五德志》当是源于《尚书大传》，其说应是。而《楚语上》所载文句雷同，这也就印证了笔者于《清华简〈说命〉上篇解析》所提到的：“可见清华简《说命》与各传世文献所引《说命》版本大有差别，文字上亦颇有不同。类似情况，可参考清华简《金縢》与《尚书》传世文本中《金



滕》篇之差异。……清华简《说命》三篇既然不包括高宗谅阴、得梦等内容，文句也与传世文献所引颇为有异。那么，其自然与《礼记》、《国语·楚语上》、《尚书大传》等所体现的鲁地《书》系不同。……这也再一次说明，清华简的各《书》系篇章，并非鲁地《书》系内容，而是与今所见《逸周书》所原属的《书》系传承更为接近。”<sup>9</sup>李锐先生《清华简〈傅说之命〉研究》文中指出：“清华简中《傅说之命》中，武丁每说一个比喻，都有所指，目的在要傅说帮他治理国家。”其说甚是。金与砺的比喻又可见于《荀子·劝学》：“故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砺则利。”其用诗书之典，当是非常明显的。

若再考虑《楚语上》的“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，得傅说以来，升以为公”与《五德志》的“使以梦像求之四方侧陋，得傅说，方以胥靡筑于傅岩。升以为大公”正对应于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上篇的“王命厥百工向，以货徇求说于邑人。……说方筑城……说来，自从事于殷，王用命说为公”，《楚语上》与《五德志》下文的比喻内容也在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中篇有相应文句，那么《楚语上》与《五德志》所引内容中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部分即为《楚语上》的“必交修余，无余弃也”和《五德志》的“尔交修余，无弃”，对应的文句未见于今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三篇之中。考虑到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下篇首简缺失的情况，似可推论，该句所对应部分很可能就在今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下篇缺失的首简中。也就是说，《楚语上》与《五德志》都是将《说命》上、中、下三篇中的文句各引述了部分。并且不难看出，

---

<sup>9</sup> 孔子2000网站：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5517>，2013年1月6日。



清华简《说命》中篇与《国语·楚语上》、《潜夫论·五德志》在文句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各比喻句的顺序。值得考虑的是，传世文献中的引用内容，显然是仅保留了《说命》中的各比喻句而直接跳过了其他句子，并且为了句式整齐的缘故，调整了中间各句的先后顺序，在措辞上也进行了整饬，这恐怕是因为凭记忆转述而转述者在转述时手边并没有《说命》原文的缘故。

“我先王”不见称于殷商、西周时期，而首见于春秋前期的《尚书·盘庚》：“古我先王，亦惟图任旧人共政。……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，……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，适于山。”其三称“古我先王”与清华简《说命》句式全同，考虑到《盘庚》与《说命》同属于《商书》，此种情况当非偶然。在《尚书》中，称“我先王”的篇章尚有也属于春秋前期的《金縢》篇。因此可以判断，称“我先王”很可能即始于春秋前期左右，由此亦可知，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的成文当与《盘庚》篇较为接近，不早于春秋前期。

廖名春先生在《清华简〈傅说之命中〉新读》中指出：“‘燮’，整理者引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说读为‘袭’。案：《诗·大雅·大明》：‘燮伐大商。’毛传：‘燮，和也。’郑玄笺：‘使协和伐殷之事。’武王伐纣，并非单独行动，而是团结了许多盟国一同参战，故谓之‘燮伐’，协同征伐。简文‘燮强’与‘灭夏’、‘捷蠢邦’并称，好像是同义词，其实非也。‘袭’是趁敌人不备进行攻击，与‘灭’、‘捷’意义并不相同。最重要的是，‘我先王’并非尽‘袭’诸‘强’，其打击的只是‘夏’及其盟友‘蠢邦’。如果既要‘灭夏’，既要‘捷蠢邦’，

又要尽‘袭’诸‘强’，‘我先王’几乎是与天下人为敌，又如何能胜？所以，读‘燮’为‘袭’还不如遵从旧训。因此，简文‘我先王灭夏，燮强，捷蠢邦’，是说‘我先王’团结诸‘强’，灭掉了夏，战胜了那些不服从王化的邦国。”<sup>10</sup>将“燮”训为“和”，当是。mpsyx 网友指出：“‘蠢邦’似泛指蠢动不安之邦（蠢当时没有‘愚蠢’的意思）。三者并列，当各有所指，如以为单指‘夏’，则为不词。”<sup>11</sup>其说也甚确。《尚书·大诰》：“西土人亦不静，越兹蠢。……反鄙我周邦，今蠢今翼。……允蠢，鰥寡哀哉！”《诗经·采芣》：“蠢尔荆蛮，大邦为雠。”《墨子·兼爱下》引《禹誓》有“蠢兹有苗，用天之罚。”《左传·昭公二十四年》：“今王室实蠢蠢焉，吾小国惧矣。”其所指皆为邦国族群，用例恰与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类似。

乘，原字作“𦉑”，整理者言：“相，《周礼·大仆》注：‘左右。’庶相即左右众臣。力，《国语·晋语二》注：‘功也。’𦉑，读为‘胜’，楚文字‘胜’常作‘𦉑’。”<sup>12</sup>其说不确。庶，当指庶姓，即异姓之无亲者。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“笱豆有践，兄弟无远。”孔颖达疏：“《礼》有同姓、异姓、庶姓。同姓，王之同宗，是父之党也；异姓，王舅之亲；庶姓，与王无亲者。”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：“薛，庶姓也。”杜预注：“庶姓，非周之同姓。”皆可证。相，即众官之长。此处的庶相，当是指伊尹。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“伊尹相汤，以王于天下。”《书序·汤誓》：“伊尹相汤伐桀，升自陟，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，作《汤誓》。”

<sup>10</sup> 《清华简〈傅说之命〉新读》，孔子2000网站：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5515>，2013年1月5日。

<sup>11</sup> 简帛论坛《清华简三《说命》初读》帖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bbs/read.php?tid=3036&page=2>，2013年1月9日。

<sup>12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6页注九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可证。武丁在这里是将自己与傅说的关系上比之于成汤与伊尹，由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及上博简《容成氏》、清华简《尹至》、《尹告》等篇即不难了解到，辅佐成汤“灭夏、變强、捷蠢邦”的人，即是伊尹。因此，庶相明显不能理解为“左右众臣”。力，也当读如原字，而非训为功。斃，即“乘”字，今皆作“乘”。整理者所言楚文字读为“胜”的“斃”字从“力”，基本无例外，这与斃（乘）字在字形上是明显有别的。乘，即凭借、依靠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齐人有言曰：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。”《文子·自然》：“因民之欲，乘民之力，为之去残除害。”皆是其用例。

艺，原字作“執”，整理者读为“迓”，言：“‘用’训为‘以’，孚义为‘信’。此云因信任近臣而得取胜。”<sup>13</sup>其说不确。艺，当训树，《诗经·齐风·南山》：“芝麻如之何？衡从其亩。”郑笺：“艺，树也。”先秦文献中，树艺连称，往往可见，此不繁举。“用孚自艺”即通过对伊尹的高度信任来成就成汤的事业。

“启乃心，日沃我心。”《伪古文尚书·说命》该句孔颖达疏：“当开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。”其说可从。清华简该句的“日”字，于《楚语上》及《五德志》的引文对应部分皆未见，由此可知，“日”当读为“实”<sup>14</sup>。

“朕畜汝”句，整理者言：“《书·盘庚中》‘用奉畜汝众’，‘畜’字孔传训为畜养。”<sup>15</sup>其说可从。但“惟乃腹，非乃身”句，整理者言：“腹，指腹心，《周南·兔置》：‘公侯腹心。’”这就比较难以理解了。

<sup>13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6页注一〇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<sup>14</sup> 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551页“日与实”条，齐鲁书社，1989年7月。

<sup>15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6页注一三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该句的“腹”，就是指肚子。身，则是修身之身，即其所体行者。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。”《孔丛子·居卫》：“子思谓子上曰：夫锦缤纷华，所服不过温体；三牲大牢，所食不过充腹，知以身取节者则知足矣。”

整理者言：“《礼记·月令》‘淫雨蚤降’，注：‘淫，霖也。雨三日以上为霖。’《楚语上》作‘若天旱，用女作霖雨’。”<sup>16</sup>淫雨（霖雨）之称皆不见于殷商、西周时期，“淫雨”始见于《左传·庄公十一年》：“天作淫雨，害于粢盛，若之何不吊？”“霖雨”始见于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：“初昏织女正东乡，时有霖雨。”这与前文推测清华简《说命》约成文于春秋后期之初，正可对应。

满，原字作“𩇛”，整理者言：“‘𩇛’与《汗简》古文‘满’字相似，实为‘𩇛’字之讹。上博简《容成氏》‘孟津’作‘孟𩇛’西周史颂鼎簋‘津’字作‘𩇛’。”<sup>17</sup>其说“𩇛”字为“𩇛”字之讹，显然无据，仅是为了将该字与《楚语上》的“津”字相牵涉的一种假设，其所举的“𩇛”、“𩇛”诸字，实际今之“涪”字，又作“灇”，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灇，水至也。从水荐声。”与“津”字为音近义通的关系。孙合肥先生则将“𩇛”字改释“满”<sup>18</sup>，侯乃峰先生从之，但言：“孙合肥先生改释为‘满’，当属可信。在清华简第三册中共出现三个这样的字形，其它两处皆用为‘满’字，似乎不大可能独独此处这个字是误写的。但孙文中就字为训，认为此处的‘满’当与前面的‘旱’相

<sup>16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6页注一五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<sup>17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7页注一六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<sup>18</sup> 《读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〉札记》，简帛网，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795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795)，2013年1月9日。

对应，应表水之‘盈溢’之义，恐有误解文意处。——此‘满’字似不可能与‘旱’字存在什么对应关系的，简文当是一句话一层意思。今按：“满”或当读为“漫”，训为“蹚过、渡越”。<sup>19</sup>笔者以为，孙合肥先生之说当是，“津”字本义即为水之充盈、满溢貌，引申为涯岸，因此才有渡口之义。《庄子·庚桑楚》：“汝自洒濯孰哉？郁郁乎！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。”所用“津”字犹有充盈义，故《国语·楚语上》：“若津水，用女作舟。”韦昭注：“喻遭津水。”即是指满溢之水。“满”同样“表水之‘盈溢’之义”，于孙合肥先生之文已举多例。作为水盛貌的“满”字，于文献中又往往记为“涣”、“沔”等字，如《诗经·邶风·新台》：“新台有洒，河水涣涣。”高亨注：“涣涣，水盛貌。”《石鼓文》之二：“汧毆沔沔。”《诗经·小雅·沔水》：“沔彼流水，朝宗于海。”毛传：“沔，水流满也。”由以上内容可知，“满水”实即“津水”。

“汝惟兹”即是言“你就应该这样”。

“说，底之于乃心”句，整理者言：“说，《周礼·考工记·鳧氏》注：‘犹意也。’底，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‘止也。’”其以“说”训“意”，显然不确。这里的“说”仍当是武丁称呼傅说。“底之于乃心”明显即是上文的“寘之于乃心”，故整理者训“止”当是。

且，原字作“复”，整理者言：“复：读为‘且’，训‘若’，见裴学海《古书虚字集释》第六六九—六七〇页（中华书局，一九八〇年）。

---

<sup>19</sup> 《读清华简（三）《说命》胜录》，简帛网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816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816)，2013年1月16日。

《书·君奭》：‘其终出于不祥。’<sup>20</sup>由笔者《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》<sup>21</sup>的内容可见，虚词“且”出现于春秋后期，因此这也就表明，清华简《说命》的成文当不早于春秋后期。

“不祥”一词，殷商、西周未见，而首见于整理者所引约成文于春秋前期的《尚书·君奭》篇，有明确系年信息的则以《左传·僖公三年》的“齐方勤我，弃德不祥”为早，由此当可以判断，“不祥”一词的出现很可能不早于春秋前期。因此，清华简《说命》的成文也自然不会早于春秋前期。

徂，原字作“𠄎”，整理者读为“徂”，言：“‘徂’训‘及’，见《经传释词》卷八。”<sup>22</sup>其说可从。

胙，整理者读为“落”，言：“‘落’训‘始’，见《周颂·访落》传。”<sup>23</sup>其说可商。笔者认为，“胙”当读如原字，即腋下。《说文·肉部》：“胙，亦下也。从肉各聲。”后世有“变生肘腋”的成语，即是言变故生于侧近之地，故这里的“胙”正与上文的“远”相对。

覲，原字作“𠄎”，整理者隶定为“覲”，言：“覲，读为‘覲’。《玉篇》：‘见也。’包山简有‘覲’字。”<sup>24</sup>但笔者以为，该字当为从见从白，即“覲”字，又作“覲”。《说文·见部》：“覲，注目视也。从见归声。”《类篇·见部》：“覲，淫视。”《字汇·见部》：“覲，渠追切，音逵，淫视也。”淫视即侧视、旁视，“汝克覲视四方”当以按“注

<sup>20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7页注一九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<sup>21</sup> 《学灯》第十七期，简帛研究网：<http://www.jianbo.org/admin3/2011/xuedeng017/ziju.htm>，2011年1月1日。

<sup>22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7页注二〇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<sup>23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7页注二一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<sup>24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7页注二二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目视”理解为宜。

“乃俯视地”句，整理者言：“‘乃’训‘若’，见《词诠》第七一页。但文献训‘若’多作‘若或’解，此处训‘若’则意为‘如’。”其说可商。笔者以为，此处的“乃”字是表递进关系，当理解为“且”。

整理者言：“毁，《说文》：‘缺也。’备，《国语·周语下》注：‘具也。’毁、备系对义词。”笔者不是很理解整理者的说法，“心毁惟备”即便换成“心缺惟具”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因此，笔者认为，这里的“毁”当理解为诋毁，“备”当理解为防备、戒备。该句是说要对心中诋毁的人有所防备。

整理者言：“自此以下数句，《礼记·缁衣》引《说命》作：‘惟口起羞，惟甲冑起兵，惟衣裳在笥，惟干戈省厥躬。’《墨子·尚同中》：‘是以先王之书《术令》之道曰：唯口出好兴戎。’孙诒让《闲诂》已指出《术令》就是《说命》。简文此句与《墨子》所引更近。‘好’应读为‘羞’，均为幽部，声母亦近，且‘好’字古文可写作‘𠄎’，见《说文》段注，或写作从丑的‘𠄎’，见《古文四声韵》。‘羞’正从丑声。《缁衣》郑注：‘羞，犹辱也。……惟口起辱，当慎言语也。’”<sup>25</sup>其说可从。上文言“心毁惟备”是指防备别人的诋毁，此句说“惟口起戎出羞”是说慎重自己的言语，二者正属相关。

“惟干戈作疾”句，整理者言：“此句‘干戈’疑当为‘甲冑’。”<sup>26</sup>笔者以为，此句干戈当不误，而较可能是下句的“干戈”本为“甲冑”，今作“干戈”或是涉上文而误。这里似是以“口”比拟“干戈”，

<sup>25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7页注二五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<sup>26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7页注二六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

以“爱”比拟“甲冑”，而干戈、甲冑终还害己为喻。

爱，原字作“𦘔”，整理者读为“衣”，廖名春先生《清华简〈傅说之命中〉新读》：“疑‘衣’当读为‘依’。《诗·周颂·载芟》：‘思媚其妇，有依其士。’郑玄笺：‘依之言爱也。’”<sup>27</sup>笔者认为，此字当即“爱”字<sup>28</sup>。

载，原字作“𦘔”，整理者言：“载，《小尔雅·广诘》：‘成也上《缁衣》所引‘在笥’当为‘载病’的讹误。”<sup>29</sup>说可从。“惟爱载病”当即是说因爱而成害。如《鹖冠子·道端》：“张军卫外，祸反在内，所备甚远，贼在所爱。”《鹖冠子·武灵王》：“爱人而与，无功而爵，未劳而赏，喜则释罪，怒则妄杀。”皆是其意。

整理者言：“眚，《国语·楚语下》注：‘犹灾也。’”<sup>30</sup>其说可从。前文已提到此句的“干戈”可能本为“甲冑”，今作“干戈”或是涉上文而误，“甲冑”本为防护身体的，但在不适当的情况下披甲戴冑，则往往会给自身带来血光之灾，这正与上文“惟爱载病”对应。

诋，整理者读为“抵”，言：“抵，《说文》：‘挤也。’即以手推拒。”<sup>31</sup>侯乃峰先生《读清华简（三）《说命》臆录》提出：“‘诋’字，原整理者读为‘抵’，引《说文》训为‘挤也’，以为意即以手推拒。今按：‘诋’似当读为‘跣’，训为‘蹠’、‘践履’。简文与传本‘若跣弗视地，厥足用伤’意思接近，即是说如果走路不看脚底下，则容易受伤。”

<sup>27</sup> 《清华简〈傅说之命中〉新读》，孔子2000网站：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5515>，2013年1月5日。

<sup>28</sup> 可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486页“衣与爱”、“哀与爱”条，齐鲁书社，1989年7月。

<sup>29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7页注二七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<sup>30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7页注二八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<sup>31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7页注二九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<sup>32</sup>笔者则认为，上文大段内容皆相关于他人自己的言语，因此这里的“诋”显然也当读如原字，而不必一定要比附于《国语·楚语上》和《潜夫论·五德志》之文。“若诋不视，用伤”当是说若对别人的诋毁不加察视，就会导致被中伤。

“吉，不吉”句，整理者言：“**意谓吉事反成不吉。**”<sup>33</sup>而笔者认为，此句当是说“你认为我前面所说的是有利还是不利，自己判断”之意。

“余告汝若时”就是说“我这样告诉你了”。

“峙之于乃心”的“峙”，原字作“[立峙]”，整理者读为“志”，言：“《国语·鲁语下》注：‘志，识也。’”<sup>34</sup>其说可商。笔者以为，“[立峙]”当即“峙”字，又作“跂”，《广雅·释詁三》：“跂，止也。”因此“峙之于乃心”即前文的“寘之于乃心”、“底之于乃心”。

---

<sup>32</sup> 《读清华简（三）《说命》胜录》，简帛网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816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816)，2013年1月16日。

<sup>33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7页注三一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

<sup>34</sup>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叁）》第127页注三二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2月。